

# 想到梁漱溟

侯坤宏

近閱潘明權、柴志光所編《上海佛教碑刻資料集》，見有「無為寺復刻梁漱溟先生發願文碑」，內文如下：「我今在佛前頂禮，披瀝一心作懺悔。無始以來貪瞋癡，身語意業罪垢眾。或有覆藏不覆藏，而今一切深慚愧。願佛菩薩證知我，立志發願更不造。願佛菩薩加被我，清淨心開三業淨。佛道無上誓願成，法門無量誓願學。煩惱無盡誓願斷，眾生無邊誓願渡。心佛眾生本一如，念念為期顯自性。八五叟梁漱溟於北京東郊寓廬。」按：此碑在崇明無為寺後園，梁漱溟發願文撰於1979年，碑復刻於2007年。看了此碑文，讓人想起一個問題：梁漱溟到底是儒家？還是佛家？

梁漱溟是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，有中國「最後一位儒家」(The Last Confucian)之稱，著有：《印度哲學概論》、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》、《唯識述義》、《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》、《鄉村建設理論》、《中國文化要義》、《人心與人生》、《勉仁齋讀書錄》等書。1981年8月，梁漱溟接受美國學者艾愷(Guy S. Alitto)訪問時表示，他早年就想出家為僧，一直到被蔡元培請去北京大學講哲學才放棄，梁漱溟在辭去北大教職後，很長的時間投入社會運動。有研究者指出，梁漱溟在退出民盟政治事務後，「修持佛學是他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內容，而且是他晚年最重要的生活內容」。梁漱溟在晚年也多次表示：「自己是一個佛教徒」。

梁漱溟嘗說：「似乎記得太虛和尚在海潮音一文中，要藉著『人天乘』的一句話為題目，替佛教擴張他的範圍到現世生活裏來。其實，這個改造是作不到的事，如果作到也必非復佛教」。梁漱溟對於利用佛教來改造現世生活，並無信心，但他與佛家宿有因緣，在20世紀中國佛教學術史上，梁漱溟對太虛大師、印順法師「人生佛教」(或「人間佛教」)思想之形成亦有「促成」之功。就太虛大師與梁漱溟之關係言：梁漱溟著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》，太虛作〈論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〉以為評正；梁漱溟《印度哲學概論》，以《楞嚴》為偽，太虛感《楞嚴》之將成問題，故為之會通；梁漱溟《唯識述義》，右空宗而抑唯識，太虛評謂：「梁君所言，僅齊三論顯說；其密指者似在禪宗而未能達」。就梁漱溟對印順法師之影響言，在《印度之佛教》自序中，印順法師曾自述其受梁氏之影響云：「梁漱溟氏來山，自述其學佛中止之機曰：『此時、此地、此人』。吾聞而思之，深覺不特梁氏之為然，宋明理學之出佛歸儒，亦未嘗不緣此一念也。」印順法師人間佛教

思想，蓋源於此時。

儘管太虛大師曾抨擊梁漱溟之以佛法為「反復勦絕」，「比年假遵時救群之說自文飾，反佛從儒，實亦不勝其婚宦情欲之衝動所生反應以立其異耳」。印順法師認為，當代新儒家如梁漱溟，熊十力，馬一浮，馮友蘭等人，「都對中國文化有認識，而且也接觸到佛教，但對宗教都是缺乏真切信解。」但如果我們能拋開「儒佛爭議」立場，透過梁漱溟的一些言行與其思想，來重新檢視過去這段攸關「人間佛教發展史」的時候，是否應該以更寬闊的心態來看待這段公案？並藉以重新評估梁漱溟？

